



文心画趣(七)

书话漫谈④

以书入画 画事灿烂

清代绘画及画论

刘万鸣

画, 鉴定古画, 从学者甚多, 形成“姜东派”。王翠初学王鉴, 后学王时敏, 深得王时敏器重, 曾为康熙帝主持绘《南巡图》, 得以嘉奖, 曾赐“山水清晖”, 名声大振, 一时随其学画者亦甚多, 形成“虞山派”。王时敏、王鉴深受董其昌“南北宗”之影响。王时敏喜元代黄公望之画, 王鉴喜董、巨之山水画。王时敏曾曰: “元季四子, 当推子久。”他的山水画一生力追子久, 中年笔法浑厚, 运墨之气可与子久争美; 晚年独创一格, 一变子久荒疏而成文雅。王鉴一生力追董、巨, 曾曰: “画之有董巨, 如书之有二王。”作品清朗韵致。王翠、王原祁都接受董其昌的思想, 取古人集古人之才于一体, 主张临摹, 取古人之精华而成一家, 视野开阔, 各取所长。王原祁则选择了“元四家”, 但他重临摹, 也注重写生, 饱览自然, 他善于用渴之笔, 层层渲染, 最后求得空灵之感, 以至其作品个性突出。

清代四僧指的是朱耷、石涛、髡残、弘仁, 他们皆师承文人画, 以造化为主, 或隐于山林, 或浪迹江湖, 以书画自娱。其中弘仁得倪瓒画法甚多, 好游历, 师造化, 其画构图新奇, 变传统笔墨为己有, 境界之高、空灵之美、清简之韵, 成一代山水大家, 与石涛、梅清为“黄山画派”代表人物。

清初, 南京有一批山水画家, 他们以宋画、吴派为师, 并有一定文化修养, 其风格题材大致相同, 又有创造性, 声誉极高, 画史称“金陵八家”。他们是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 其中以龚贤成就最大。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 天下相对太平, 经济发展, 文运可谓鼎盛。其时扬州盐业发展, 使得此地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 字画、园林、音乐风靡一时, 富豪权贵多以收藏为雅兴。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主持“虹桥修禊”, 诗坛聚会。往来于天津、扬州之间的盐商安仪周, 家资巨厚, 以收书法名画为乐; 马秋玉、马佩令兄弟亦为富豪, 建私家园林, 收藏书籍字画, 名扬四方。为此各地画家多有居寓扬州者, 或糊口或闲情, 如大画家石涛、龚贤等亦来扬州, 不足为奇。

画史上有“扬州八怪”之说, 指清中期活跃于扬州一些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 或称“扬州画派”。盖“八怪”非指八人, 乃对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概称, 记有八怪者多有异同。其代表有汪士慎、黄慎等。

19世纪中叶,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 经济发展迅速, 文化艺术活动活跃。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载: “自海禁一开, 贸易之盛, 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 亦皆于于而来, 侨居卖画。”上海画坛隆盛, 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画师相继赴沪, “海上画派”(简称“海派”)随之产生。海派集文人画、民间美术于一体, 雅中有俗、俗中求雅, 创造出符合附庸风雅的商人、市民的艺术作品。

海派分为前期、晚期。前期者, 张熊、朱熊、任熊、任薰、任颐, 后三者世称“三任”, 其中以任颐最为著名。同时期者还有华亭人胡沔, 吴门人胡锡珪、朱沅等。晚期者以吴昌硕最为有名, 同期者还有常州人沙馥、浙江秀水人蒲华、江苏吴县人顾云、江苏宝山人钱慧安、江苏江宁人程璋等。另有赵之谦、虚谷者, 虽未定居上海, 亦被列入海派名家之列。

清代绘画, 由于完全掌握于文人之手, 以至文人画达至高潮, 文人作画每有心得, 必缀文以记, 或长或短, 或精或粗, 不下二三百种, 实为中国画论之最盛期。

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连朗《绘事琐言》《绘事雕虫》、张庚《浦山论画》、唐岱《绘事发微》、王原祁《雨窗漫笔》、王昱《东庄论画》、方薰《山静居画论》、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等, 是关于论述者。张庚《图画精意识》、连朗《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高士奇《江村书画目》《江村销夏录》、安岐《墨缘汇观》、阮元《石渠宝笈》等, 是关于著录者。王胡敏《西清札记》、王鉴《染香庵画跋》、恽寿平《南田画跋》、石涛《大涤子题画诗跋》、周亮工《赖古堂书画跋》、吴历《墨井画跋》、王翬《清晖画跋》、王原祁《麓台画题画稿》、金农《冬心题画记》、郑板桥《板桥题画》、钱杜《松壶画舫》等, 是关于题跋者。胡敏《国朝院画录》、黄钺《画友录》、张庚《国朝画徵录》、周亮工《读画录》、杨逸《海上墨林》等, 是关于史传者。邹一桂《小山画谱》、蒋和的《写竹杂记》、奚冈的《树木山石画法》等, 是关于图谱者。笪重光《画筌》、高秉《指头画说》、王概《学画浅说》、秦祖永《画诀》等, 是关于画法者。龚贤《画学心印》、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王梁《月湖读画录》等, 是关于杂志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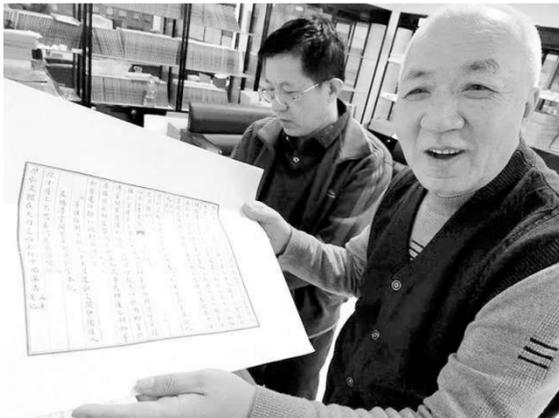
清代初期, 山水画力求依董其昌的理论及实践开辟山水新风貌。清初六家中“四王”即是突出的代表。“四王”分别为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 他们皆为明代名望家族之后。王时敏、王鉴有明代遗民意识, 隐而不仕, 时人称“前二王”; 王翬、王原祁的遗民意识荡然无存, 后人称“后二王”。如王原祁就高官厚禄, 在宫廷作



刘万鸣

我与《四库全书》

何香久



何香久总纂新修《四库全书》

从事《四库全书》研究近20年, 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会总纂新修订的《四库全书》。

2016年5月中旬的一天,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家林、时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晓晖勇来找我, 说是“有大事商量”。他们告诉我, 河北省文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的倡导下, 将启动重抄《四库全书》工程, 此项工作交我主持, 由我制定一个方案。我谈了我的一些思考。

《四库全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体量巨大。从字数上说, 即有8亿字左右, 抄录不易, 现代人早已不把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 善楷书者寡, 能抄书者更不易觅求。对抄书者的综合素质应有严格的考量, 不仅仅是楷书写得好就能胜任。当年开馆修四库, 进入四库馆的学者和各方面人物, 都是“一时之选”, 历时十几年, 实际上直到嘉庆十年仍在对这部书进行补录。再者, 修书过程伴随着毁书过程, 辑入的书有很多经过了大量的抽毁删节, 很多版本原貌尽失, 需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从根本上消减讹错。

《四库全书》当时抄了七份, 分贮七阁, 七份书所用的底本, 个别差异甚大, 因此, 须在抄录之前对版本进行对照甄别。建议对《四库全书》进行重新修订, 重纂重抄, 以新面目示人。当然, 这将面临众多的社会质疑和非议,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近世, 又有《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奏毁书》《续修四库全书》出版, 这些书都是原版影印, 不妨以重抄方式使其版式划一, 寻觅完本补充其湮没缺佚文字。

当今四库学已成显学, 有的高校已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 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 我们正可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 别开门户。河北省文联不是专门研究机构, 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 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协调。发挥文联“联”字优势, 比如利用协会平台, 在全国招募合格的缮录者, 比如搭建投融资平台, 更多地筹集专项基金, 等等。同时还要有高校作为学术主导, 以专学之士务专门之学, 一开始

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上推进。

《四库全书》修成230多年来, 其文献价值、社会价值鲜有开发利用, 文联应综合开发其文化、文献价值, 为今所用, 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籍活起来, 让束之高阁的庙堂之书变成可堪大用的有为之书。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走出一条新路。当今之世, 学术昌明, 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应发挥互联网的优势, 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 利用好境外图书馆的汉籍典藏扩大文献资源。

此外, 重新修订、抄录的《四库全书》可扩充其规制, 把收书年限下延到1911年。新修重抄的《四库全书》可定名《四库全书丛编》, 以备将来实施分类排纂。鉴于《四库全书》卷帙庞大, 可先从编《直隶文库》入手试水。

这些思考与意见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6月, 河北省文联发出《关于启动〈四库全书丛编〉工作的意见》, 任命我担纲总编纂。当时我尚未退休, 为方便工作, 把项目中心设在沧州。《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恰是沧州人。

到2017年8月, 《四库全书丛编·直隶文库》完成了最终的书目遴选。入选书目共2404种, 近5万卷。其中库书369种, 库书存目书298种, 四库全书未收书、其他公私藏书

和境外海外图书馆藏书及其他文献资源图书775种, 再加上直隶地区珍稀方志962种, 这体量是相当庞大的。

工程开展得顺利, 但到了9月17日, 我突发中风, 被送进沧州市眼科医院救治。不想这一下身体瘫痪了, 可是项目中心的工作又不能停下来。于是从住院第四天开始, 我坚持下床, 在家人的陪伴下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 半个月后, 能跌跌撞撞走路了。由于中风压迫右半身的神经, 右侧的身体失衡, 右手不能写字, 只好用左手练习写字。几个月以后, 练习到一次可以写几百字、上千字了, 现在用左手每天能写万字左右, 完全恢复到了右手写字时的程度。这五年, 修书之余, 用左手写出的书稿有《纪晓岚年谱长编》(四册150万字)、《四库全书直隶著述汇订》(四册200万字)、《四库全书编年事辑》(十册400万字)、《四库全书丛编直隶文库总目》(二卷20万字)、《直隶旧志叙录》(平津卷一册、河北卷五册, 150万字), 还有大量的《四库全书丛编》考订文字。修书、写作极有利于修复大脑功能, 反应灵敏了, 且身体也强壮起来, 逐渐恢复了以前的超强工作状态。因右手尚不能正常写字, 只好练着用毛笔写字, 居然别有风格, 自嘲“脑残体”。

2020年10月, 第一批《四库全书丛编·直隶文库》书稿下厂。2021年3月, 第34届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

灯下听松

高黎贡观鸟记(下)

陈应松



陈应松

侯体国的家中有3个鸟塘。其中A1塘, 巧妙利用架空的走廊和水冬瓜树及藤类植物, 建成热带雨林的樣子。马鹿塘, 可以拍到很多种太阳鸟。又是一整夜雨, 永远是雨, 有高黎贡山浸泡在雨水里了。先是有鸡叫, 接着听见了鸟的叫声。拉开窗帘, 天发亮了, 雨淅淅沥沥, 屋顶上, 两只早起的松鼠来回奔跑, 卷着长尾。我按时间去后面农家乐吃早点, 可人家还未开门。我打着伞站在那儿, 看鸟和松鼠。高黎贡全在雨雾中, 雨奋力地、冷酷地下着。快7点, 我和高黎贡管委会小鲁还有侯师傅吃到了饵粉、鸡蛋。

我们先赶往老侯的鸟塘, 即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气的马鹿塘。雨势滂沱凶猛, 路上塌方甚多, 等我们停在一个地方等老侯, 突然后面山垮了, 泥石流轰隆隆而下, 一棵树倒在路上了。我与师傅便去搬树, 好在不是很大, 搬开了树, 让车退了下去。小鲁说此处不可久待, 尽快下山。老侯来了, 背着长枪短炮, 还有一把长刀, 说是山上防野兽。我们跟着他往鸟塘走。下坡时, 一不小心滑倒, 一身泥水不说, 右手触地, 疼痛难忍, 本来手腕伤过。爬起来, 手腕痛得不行。到了老侯的鸟塘观测点, 所有早起的迷糊困倦和摔伤的手痛都没有了, 因为鸟儿来了。老侯架上3万多的摄影长炮, 然后去观鸟棚前的空地撒黄粉虫和苞谷沙。他在往一个铁架上穿苹果时, 大雨中

寄生虫, 见沙则浴, 见水也浴。一个鸟塘两个水塘, 有人说这么小, 不应叫塘, 应叫池。我惊叹这么多鸟。老侯说出的名字又太多写不出, 因为老侯只有小学文化, 读了五年级, 可他成了鸟博士。又来了了一批鸟, 黑头奇鹇、褐色雀鹇、竹鸡。松鼠抢食凶, 吓跑了几只。啊, 红喉山鹧鸪来了, 老侯不拍, 说别急, 小鹧鸪会来的。红喉山鹧鸪不同于我们平常见到的鹧鸪, 太美太美。还有红翅黄鹀啄了几条黄粉虫飞走了, 据说是去喂雏鸟了。老侯指着飞来吃苹果的一种有红有绿的鸟说, 那鸟叫金喉拟啄木鸟, 这儿有5种啄木鸟, 这种好种。太好了, 它会啄啄木头, 一分钟五六百下, 不会脑震荡, 因为它的小头有3层防震装置, 伟大的造物主!

啊, 纵纹丽鹇来了, 山鹧鸪也飞来了, 栗翅短脚鹇也来了。顶顶漂亮的山椒鸟也来了, 蓝头黑翅红腹。老侯又小声说太阳鸟来了, 在金铃花树下。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 终于看到了我小说中多次写到却未见过的太阳鸟, 那么小。大拇指大, 吸食花蜜。金铃花是老侯种的, 老侯这里种了上百棵鸟爱吃的开花结果的树, 有一棵还是从缅甸带回来的, 结的小红果会引来许多鸟。他是在缅甸参加观鸟活动时看到的这种树, 就扯了一根, 已经有15年, 很粗壮。老侯说, 这里若有鸟喜欢吃的食物, 它们几里、几十里也能寻得到。鸟是灵物。我看呆了

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四库全书丛编·直隶文库》亮相, 一上架就吸引了许多的关注目光。展位前人潮涌动, 大家都想一睹新修新抄的《四库全书》。尤其是四位抄录者的现场书法表演, 更是成为展会的焦点。读者留言: “在这里, 我们看到《四库全书》在修成230多年后重订重抄再次焕发惊世的异彩, 心情特别激动。向你们致敬!”

如今, 我们完成了《直隶文库》的全部纂修工作, 并且向《文澄阁四库全书》转型。文澄阁, 寓澄清、澄明、澄雪、澄辨、澄肃之意。《文澄阁四库全书》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 补《四库全书》之阙, 将原修时禁毁的部分书目根据相关文献进行补录, 将抽毁的部分书目予以补齐, 将原修不收的内容予以辑入, 如原修不立部部, 我们补上了这个缺憾, 将大量宋元明清话本和拟话本收入其中。第二, 纠《四库全书》之误, 《四库全书》因系手抄, 加上不少版本选择失误, 出现了大量讹误, 此次重新缮录, 严格把关, 可望将库书讹误尽量一一订正。第三, 接《四库全书》之绪。七阁《四库全书》收书下限均在清前期, 《文澄阁四库全书》收书下限定在1911年, 把中国五千年文化做了一次总结。

同时, “四库全书”新馆每年都接待大批参访者, 为传播四库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订四库不是重复四库, 更不是对《四库全书》的否定。我们是满怀敬畏之心从事这项工作的——向乾隆三十八年以降所有参编元典的四库馆臣(《四库全书》题名表上有360名馆臣, 还有不在题名表的众多馆臣)致敬! 向230多年来为《四库全书》事业孜孜奋斗的一代代学人致敬! 正是他们为四库学的建设付诸的一切努力, 为我们导夫先路, 并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澄阁四库全书》总编纂)



慢阅读

那种黑胸太阳鸟。他说太阳鸟这儿有5种, 最漂亮的太阳鸟是火尾太阳鸟, 一条红色长尾长过身体数倍。我说昨天看到了图片, 它飞翔时拖曳过一道火光。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自由自在地飞翔在高黎贡之上。后来老侯的微信, 他那天终于守到了红喉山鹧鸪带着几只雏鸟来觅食, 一家其乐融融。我在侯体国的鸟塘里跟他一起看了两个小时的鸟, 鸟越来越多。他告诉我, 今天是下雨, 如果晴天, 鸟还会多。我们走的时候, 侯体国还在守候着他想拍的鸟。雨下得更加响亮, 鸟儿们却要在雨中觅食。它们这么美丽, 却也这么辛苦。

祝福那些鸟儿吧, 就像祝福我们自己心中的天空和森林。想起环保主义理论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话: 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这个世界的美丽也在山野。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 著名作家)



听松